

一面粗布旗

葛权

今年“七一”前夕,单位组织老党员到淮海战役纪念馆开展活动。这座纪念馆我前后去过五六次,众人大多感慨淮海战役的壮阔,唯独展厅里那面旧粗布锦旗,总能让我驻足良久,生出许多不一样的感触。

旗身是土黄色粗布,边缘缝着一圈白布条,边角磨损发毛,布料单薄,一眼就能看出是战时仓促赶制的。旗面没有华丽辞藻,正中仅四个字“活捉黄维”,右侧有小字竖写“奖给旅井卫营”,左侧落款“三纵七旅党委会赠”。没有用“奖”,只用一个朴素的“赠”。

“旅井卫营”应为“旅警卫营”,当年前线战事吃紧,没时间斟酌用字,随手写了笔画简单的“井”替代。这份不拘小节,恰恰是人民军队务实朴素的本色。明明是大功表彰,却不用“荣授”“嘉奖”等隆重字眼,粗布为底、白漆写字,一面简陋的旗帜,讲解员往往一语带过,重心全放在全歼黄维兵团的战果上,很少有人细品旗帜背后的初心。

1948年的双堆集战役,黄维兵团是国民党精锐部队,十几万兵力固守阵地,攻坚难度极大。兵团

司令黄维突围时伪装成文书潜逃,最终被警卫营几名普通战士在壕沟识破抓获,立下奇功。战事刚结束,前线没有绸缎、牌匾,更没有成套嘉奖文书,旅党委就地找来粗布,寥寥数笔写下战果,便是全营最高荣誉。

翻阅史料便能对比,国民党军队论功行赏极尽铺张,将官勋章繁复,表彰文书辞藻堆砌。而我们的队伍,天大战功,一面粗布旗足矣。不堆砌溢美之词,只记录真实战果;不讲究等级排场,直接把荣光送到一线官兵手中。一个“赠”字褪去上下级赏赐的距离感,是战友间发自内心的认可,是对战士舍生拼杀最真诚的回应。我常会对照这面锦旗反思,当年战士们浴血奋战,从不是为了奖章与称颂,只为让百姓远离战乱,这份纯粹,如今更需要我们时时铭记。

生擒黄维的薛振英、李德银双双获评特等功。战争结束后,二人解甲归田,一辈子务农,晚年生活清贫,从未向外人夸耀自己生擒敌兵团司令的功绩。承载荣光的粗布旗被妥善珍藏于纪念馆,他们却将赫赫战功深埋心底,低调踏实过一生,不居功、不张扬。

站在展柜前,看着“活捉黄维”四个字,虽然朴素,却重有千钧。我们回望淮海战役,宣讲“人民的胜利”这一宏大主题,却鲜少有人静下心,从这件简陋的战时奖品里读懂共产党人的本色:真正的荣誉,无需华丽繁复的包装;纯粹的初心,向来排斥虚浮冗余的形式。

一面粗布锦旗,一个质朴的“赠”字,一句直白战果,通篇没有半句空话。它既警醒我们这些老党员,也指引年轻后辈:干事创业,落脚点永远是实干,本心贵在纯粹。再盛大的仪式、再精致的表彰,都不如实打实的工作实绩厚重。过去战场上连“警”字都简写,追求干脆利落、务求实效;如今生活条件越来越好,党员心中的标尺不能偏移,一心扎根实事、摒弃虚浮套路,才是这支队伍代代相传的本分。

走出展馆,淮海战役烈士纪念馆矗立在眼前。回头望向展厅,那面粗糙的黄色粗布旗安静地陈列在玻璃柜中。历经岁月洗礼,这面诞生于战火的极简荣誉旗帜,时至今日仍是一面明镜,时刻照见每一名党员应当坚守的初心。

越红尘

月嘉关

(接上期)

秦苏子闻言急忙入舱查看,检查过吕思的伤口后,他重重地叹了口气摇头道:“他果然没救了。”

这时,一声清脆的声音响起:“大师哥,我可以进来吗?姜汤熬好了。”

梁山答应道:“师妹进来吧。”

秦明月端着汤碗走了进来,向秦苏子道:“爹爹为什么皱眉?这人还好吗?”

秦苏子摇头道:“他命该如此,实属可怜!”

秦明月“啊”了一声,将汤碗放在桌上,转身向男子看去。她一眼便瞧见了男子胸前的伤口,惊道:“这是剑伤,原来他是被人杀害后抛入黄河的!”

被救男子正是吕思,他自从被秦定生刺伤后扔入水中,体内一阴一阳两股真气互相碰撞致使他体内始终有真气流转,免于窒息而亡。

秦明月向梁山道:“我们不是有跌打止痛膏吗,快些取来给他涂上。”

梁山道:“他伤在心脏位置,而且伤口太深,跌打止痛膏起不了作用的。”

秦明月急道:“我们总该试一试吧。快去!”

梁山答应后去箱子中寻找药膏。

秦明月向秦苏子道:“他有剑伤在身,这姜汤是不能喝了,可是他身上的寒湿之气怎么祛除呀?”

秦苏子道:“只有看他的造化了。”

秦明月心中不忍,扭头向吕思看去。她的目光移到吕思的面庞时突然定住不动,这是她第一次看清吕思的面容。

她的心脏突突乱跳,心道:“这男子怎如此俊俏,看来宋玉传言不虚。”

梁山找来跌打止痛膏给吕思敷上。秦明月蹲在吕思身边,问道:“大师哥,你说他会好起来吗?”

梁山道:“我们能做的只有这些了,至于他能不能活过来,全凭天意。”

秦明月发现吕思胸口处不再流血,惊喜道:“爹爹,大师哥,你们快来看,他的伤口不再流血了,定是这药膏起了作用。”

过了几日,吕思再次醒来的时候,发现自己躺在一张床上,床身轻微摇晃,他转头向外看去,只见窗外碧水连天。

“原来我是在船上。”吕思欲要起身,但是四肢无力,且胸口处传来撕裂般的疼痛。他躺在床

上转头向四下看去,只见船舱内摆放着许多杂要工具,布墙上挂着各色戏服,心中明白自己被一家戏班子救了。

他努力回想昏迷前的情形,秋儿的身影逐渐清晰起来,吕思悲痛欲绝大声叫道:“宗爷爷,我对不起你!”

“你终于醒啦!”门帘闪动之间,秦明月走了进来。

吕思见秦明月走了进来,心知她是救起自己之人,闭上眼睛道:“你又何必救我。”

秦明月用手绞着胸前的发丝道:“我可没有那个本事,是阿爹和大师哥救了你。宗爷爷是谁,你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情?”

吕思的泪水从眼角缓缓流出。

秦明月眨动双眼坐在吕思身边道:“既然你不愿意说就不说好了。喂,人家跟你说话呢,你干吗闭着眼睛?”说着取出手帕轻轻地向吕思的双眼拭去。

吕思摇头躲避,秦明月娇嗔道:“现在知道躲了,昏迷的这几天还不是我每日替你擦洗身子。”

话一出口,她的面色突地一红道:“不是你想的那样,我只是,只是给你梳洗头发和面庞。”

秦明月平复心神后见吕思还是紧闭双目,心中不满道:“你为什么不敢看我,我生得很丑吗?”

吕思睁开双眼,瞧着秦明月道:“我想静一静可以吗?”

秦明月“扑哧”一声笑道:“好了,不烦你了。我不知道你遭遇了什么事情,不过我劝你凡事都要向好的方面去想,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,人总不能活在回忆里,你说的是吧?”她自小跟随父母走南闯北见过不少世面,也看惯了人情冷暖,因此颇能说些道理。

吕思没有接话,心中想道:“你哪里知道我经历了什么,父母之仇,灭族之恨,还有秋儿的死难道这些都能忘记吗?”

(未完待续)



投稿邮箱:3304315815@qq.com

夏日“吃苦”滋味长

谢正义

夏日炎炎。中午,我做了一碗苦瓜蛋花汤。汤色碧莹莹的,蛋花散在里面,黄绿相映。舀一勺送进嘴里,苦味轻浅,一掠就过去了,满口清润,暑气退了几分。

这碗苦瓜蛋花汤,让我想起几十年前的那个夏天。那时候,我还小。蝉声密匝匝的,连一丝风也漏不进来。我躺在竹席上翻来覆去,后背洇着一层薄汗。喉咙火烧火燎的,吃什么都只尝出灰烬味儿。

母亲端来一个小瓷碟,里面卧着几片薄得透光的苦瓜,碧绿剔透,挂着细碎的水珠,像刚从井里捞上来的。凉拌苦瓜,我一看就皱眉。之前尝过一回,那苦味钉子似的扎在舌根上,半天散不掉。母亲也不催,只把碟子搁在我面前,那眼神不急不躁,笃定得很。

我夹了一片,迟疑着送进嘴里。草木的清苦直愣愣地顶上来。正要吐掉,舌底却沁出一丝若有若无的甜,凉丝丝地顺着喉咙往下滑。身上那层燥热的壳,像裂了道缝,热气散开些。我又夹了一片,嚼得仔细。苦味底下藏着一种清冽的凉。再嚼几口,回甘分明起来。

母亲看我神色松下来,这才开口:“老辈人讲,夏天吃苦,赛过进补。”她指了指院子里那架爬满竹篱的苦瓜藤:“太阳越毒,结的瓜越苦,可也越能解暑气。”母亲不识字,却懂许多老理儿。她说苦瓜性寒,清心火,涤热毒,是老天爷专给夏天备的药。

后来我读《本草纲目》,看到“除邪热,解劳乏,清心明目”这几个字,想起母亲说这话时的神情。原来,苦味里藏着草木对酷暑最安静的抵抗。多年后,我读到明代罗浮人的诗:“苦瓜性自苦,不向热中求。”心里一动。苦瓜不跟暑热硬碰,也不像西瓜拿甜讨好谁。它就在自己的苦里待着,反倒把周遭的燥气化开了。

那燥热的午后,那碟碧玉似的苦瓜,母亲温润的目光,都沉在岁月深处,至今还在我齿间生着津。

我忽然觉得,这“吃苦”的滋味,很像母亲这辈子。年轻时受了许多苦,拉扯几个孩子长大,从没抱怨过什么。后来我们各自成了家,她偶尔提起那些年,也只是淡淡一笑。她大概一辈子没听过“苦尽甘来”四个字,可那一盘凉拌苦瓜,早把这句话种在我的味蕾里,再也抹不掉。这时我才明白,夏日“吃苦”,不光是给身子解暑,更是给心找一个落处。咽得下这苦,才品得出那甘。那种甘不像糖,来得含蓄,入骨却深,因为它熬过了整整一个夏天的漫长。

今天,这碗苦瓜汤见了底。几十年过去了,苦瓜还是那个苦瓜,可吃苦的味道,比从前厚重了许多。